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养在「水」里的年味儿

周剑波

腊八之后,年味渐浓,久违的暖阳驱走了盘桓多日的寒峭。孩提时期,都是在年头盼年尾中度过,惦记着香糯绵软的年糕,想念着瓷罐中腌制的甜蒜头,垂涎着眼花缭乱的零食,还有那极为丰盛的年夜饭。

而新年传承的饮食习惯,成为了过年最深刻的味觉记忆。最令我念念不忘的,是米香浓郁的年糕。老家的年糕别名喜糕,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品种,它有棱有角形似金砖,年糕表面印有祝福语,诸如恭喜、发财之类的,一块年糕祝福语不超过两个字,再由两块祝福语相连的年糕合二为一,好看又顺遂。

每逢临近岁末,家家户户蒸馒头、捣年糕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习俗。刚入腊月,奶奶家的厨房早已蒸汽腾腾,香气四溢,捣年糕是一件颇为隆重的事情,每到此时,左邻右舍也会相互帮忙。多年的蒸糕经验,使得奶奶对每道工序都烂熟于心,掺米、浸泡、磨粉、蒸制、捣糕、压模等多道环节,她都亲力亲为。

年糕想要口感香糯,浸米是关键,也是捣年糕的第一步,一般要浸泡24小时以上,只有糯米彻底浸透之后,糕才会Q弹劲道不粘牙。泡好的糯米清洗干净捞出沥干水分,经过粉碎机磨粉之后,装入木制饭甑中,这样蒸出来的米粉松散有嚼劲。蒸熟的米粉加入少许清水捣成糕后,压入模具中就可以脱模了,也有不掺清水的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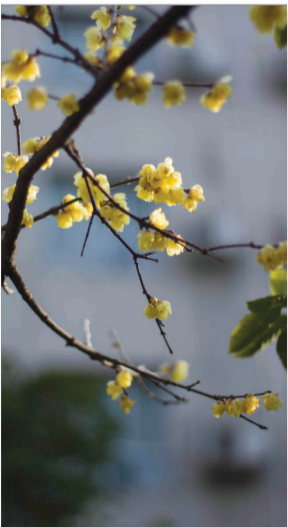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是从哪一天开始的?从白露凝霜?从雪花的悄然造访?还是从汨汨流淌的河流停止喧哗?反正有那么一天,嘈杂景物逐渐被白雪掩埋,呈现出墨雅画意,而北风卷走了喧嚣,还与大地最本真的沉静。

如果是城市里,冬,三两知己聚在一家咖啡馆里,屋外寒风回旋,屋内暖意融融,一只银匙轻轻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,霎时浓香四溢,一口还没有喝,人便被这香味熏染得醺醺欲醉,偶尔说一两句话,低低的声音,仿佛怕惊醒谁的梦。悠长的午后时光里,像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老人,慢慢体味着仿佛静止的时光,岁月静好,时光无痕。

如果是生活在古代,下雪最是读书天,喝酒读书品茶聊天,陆放翁的一句诗: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这句诗最能表达古人的心情。下雪天,留客天,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窗外,白雪映窗,肃杀寂静清冷。屋内,主客盘腿相对而坐,滚烫的火炕上,一张小方桌,热酒一杯,暖茶一壶,热气袅袅,畅谈甚欢。

而最应如是,是生活在乡村。在落了一夜的大雪之后,乡村的早晨是寂静的,村庄,房舍,草垛,茅屋,街道,树木,那些平常熟悉的风景,都被覆盖在皑皑的白雪之下,于是村庄变成我们眼中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,是雪给村庄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,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起来。

太阳出来之后,天地之间反射出一片耀眼的白光,刺目惊心,挂在树杈上的雪花,还没有来得及落下就化成了亮晶晶的冰针。小河水,听得见水声,看不见水,厚厚的冰面之下,有鱼在游,有水在流。



印象冬天

彭星

法,尽管年糕也能熟,但口感上略差一些。把成形的年糕依次在蒸笼上排列,这时候就要上锅蒸,蒸是制作年糕的最后一道工序,蒸年糕是个技术活,最关键的是对温度的把控,火候控制不当,年糕则会扁塌,且色泽暗紫发黑。奶奶对火候的掌控驾轻就熟,蒸出的年糕不仅干净美观,且口感柔韧。

蒸熟的年糕放到案板上晾干,再将两片糕合成一块,这个程序叫做合糕。这个时候,我们几个孩童会兴奋地围在厨房,焦急地等待着美食出炉,家里人也总会让我们先品尝。刚出笼的年糕香甜软糯,是那个年代的经典美食,如今俨然成了我时常想念的味道。

年糕容易开裂,最常见的是把糕用水“养”起来,当然,这养糕的水也颇有讲究,要事先在水缸里加入明矾,再把年糕放入水缸浸泡,在常温下储存,不仅没有异味,还会一直保持着年糕的韧性,平时想吃的时候,捞几块出来,依然像当初那样色如白玉、软糯可口。

年糕可以作为正餐,也可以作为零嘴解馋,年糕吃法多种多样,有炒年糕,年糕蘸糖,年糕汤圆,年糕青菜汤。每天早上起床,奶奶便把糕切成片儿,放在蒸笼上焐软了让我蘸着糖吃,既好吃,又方便。

吃的是年糕,品的是年味,年糕传承的饮食风俗,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与情怀。

如今,随着时代变迁,捣年糕的次数越来越少,逐渐被市场上现成的年糕取代,旧时年糕的传统做法,早已经成为记忆中弥久不散的想念。

时光变得像一个多情的少女,似乎分外留恋雪后的村庄,脚步迟缓凝重,懒洋洋地游移,给人一种错觉,仿佛静止不动。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鸡鸣犬吠,偶尔能闻到谁家的女人扯着嗓子唤孩子的小名,偶尔能看见谁家的烟囱冒起缕缕白烟,让人想起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一类的词汇。

空旷的乡路上,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,踩在上面,耳边响起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带着韵律和节奏,留下一串串的脚印。有心急的村人会赶早去集市置办年货,添置家里短缺的东西,带着知足和恬淡的神情,笑容仿佛被冻结在脸上,久久不散。

乡村的年总是和雪结伴而来,没有雪的年总会觉得少了年味,像过年没有贴大红的“福”字,没有贴火红的对联一样。雪地上的红灯笼,红对联,红得分外妖娆。小孩子们穿着新衣服,喜欢在雪地里撒丫子,小手小脸冻得透红,在雪地上堆雪人,打雪仗,放鞭炮,听着一声声清脆的炸响,把欢声笑语撒得院子里到处都是。

大人们则有条不紊地忙着年俗,买米买面,储备过年期间的食物,因为多数地方过年时都不开张。忙着蒸年糕,贴年画,贴对联,剪窗花。福字倒着贴,取谐音“福到了!”年画则多数是年年有余五谷丰登之类的祝愿。大家在雪地上忙进忙出,很累,但累得开心快乐。

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愿望,等将来,不工作了,没有了牵挂,回乡村生活,不为别的,只为这冬。冬之于村庄,如同香茗之于古瓷,清泉之于玉盏,淡泊质朴,两两相宜,正是这人间一种寻常而极致的烟火美。

采一瓣雪花送你

杨悠悠

当最后一瓣银杏叶子翻转着飘走,冬天如期而至了。风吹来有些许冷,寒意渲染了这个季节。望着远方烟雨蒙蒙的故乡,我知道,故乡的雪即将开始纷飞,很想采一瓣雪花送你,带着故乡的味道。

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天气预报,说故乡的雪就要来了。于是,准备约友人,煮咖啡,写文字,回家乡等雪,仿佛等一个久违的老友。郁达夫说江南的冬景:“灰云扫尽,落叶满街,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。”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的冬天有韵味。于是我想选择一个冬日,远离喧闹的都市,回到故乡,回到久别的小县城,找寻小巷里久违的羊肉汤和儿时的玩伴。或者与一群好友围炉诗话,小窗疏灯,雪纷纷,茶淡酒香,情深意长。不管余生的风景如何变换,愿你都有暖身的汤,暖胃的酒,暖心的友人。有时,还要感谢寒冷,让我们学会了珍惜生命中的温暖,继续前行。

这个冬日,我在故乡的一角等你,飘飘洒洒的雪花洒在那县城老街,洒在那青石板路上,那曾经的记忆会立刻复苏。仿佛我们再次牵手,又一次在飞雪的小巷里奔跑,不去闻桂花的醇香,不去恋梅花的红艳,只为你采一瓣雪花,一瓣故乡的雪花,重温那青春的记忆。因为故乡的雪花是洁白晶莹的,如青春的友情,你若在,我就用心为篮,采一瓣雪花送你,沾满故乡和儿时味道的雪花,有母亲的慈爱,有炊烟的萦绕,也有我们友谊的烟火。这样的雪花陪伴,和着家乡的雪和少年梦一起狂欢,让我们在异乡永不孤单。

我期待着这个冬日飘雪,那飘洒的雪花将带着我的思念循家而去,而我用思念做一根长长的丝线穿起片片雪花,装进我心的花篮里,雪花为我把思念书写、把心意凝结。梅,会为雪嫣然,把暗香绽放。我把对友人的思念都蕴藏在笔尖,写下我对你们如雪花般的心语。也愿自己是纷飞的每一片雪花,把我的祝福带给我的亲人和朋友,让你们此刻能够感受到我对你们的思念。把每一朵雪花织成一缕缕的幸福,送给故乡的你们,然后把你们的笑容都装进我的心里。

冬日的梦最长,如同片片落叶和雪花纷飞的记忆,一直让我在冬日里可以取暖。而我,也在雪花飘飘的时候,念起了故乡的冬日。光阴缩短了时空的距离,思念开启了尘封的记忆。往昔的欢乐时光又不请自邀地萦绕在空明的脑海,徜徉于澎湃的心扉。我愿采一瓣雪花送你,与你一起共雪而舞、踏雪而歌。